

FENGYUNZHUAN LIANGSONG RENWU CHUANQI

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.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 风云传

两宋人物传奇

台湾/孟瑶

TAIWAN MENG YAO

LIANGSONG RENWU CHUANQI

两宋人物传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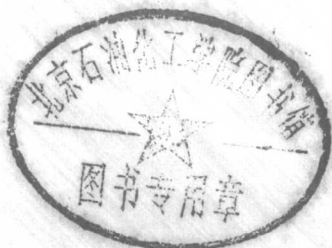


石化 S083888K

# 风云传

FENGYUN ZHUAN

台湾/孟瑶



107137

107137

(京) 新登字19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传: 两宋人物传奇 / 孟瑶著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7.2

ISBN 7-5057-1318-3

I. 风… II. 孟… III. ①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 
②人物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宋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01696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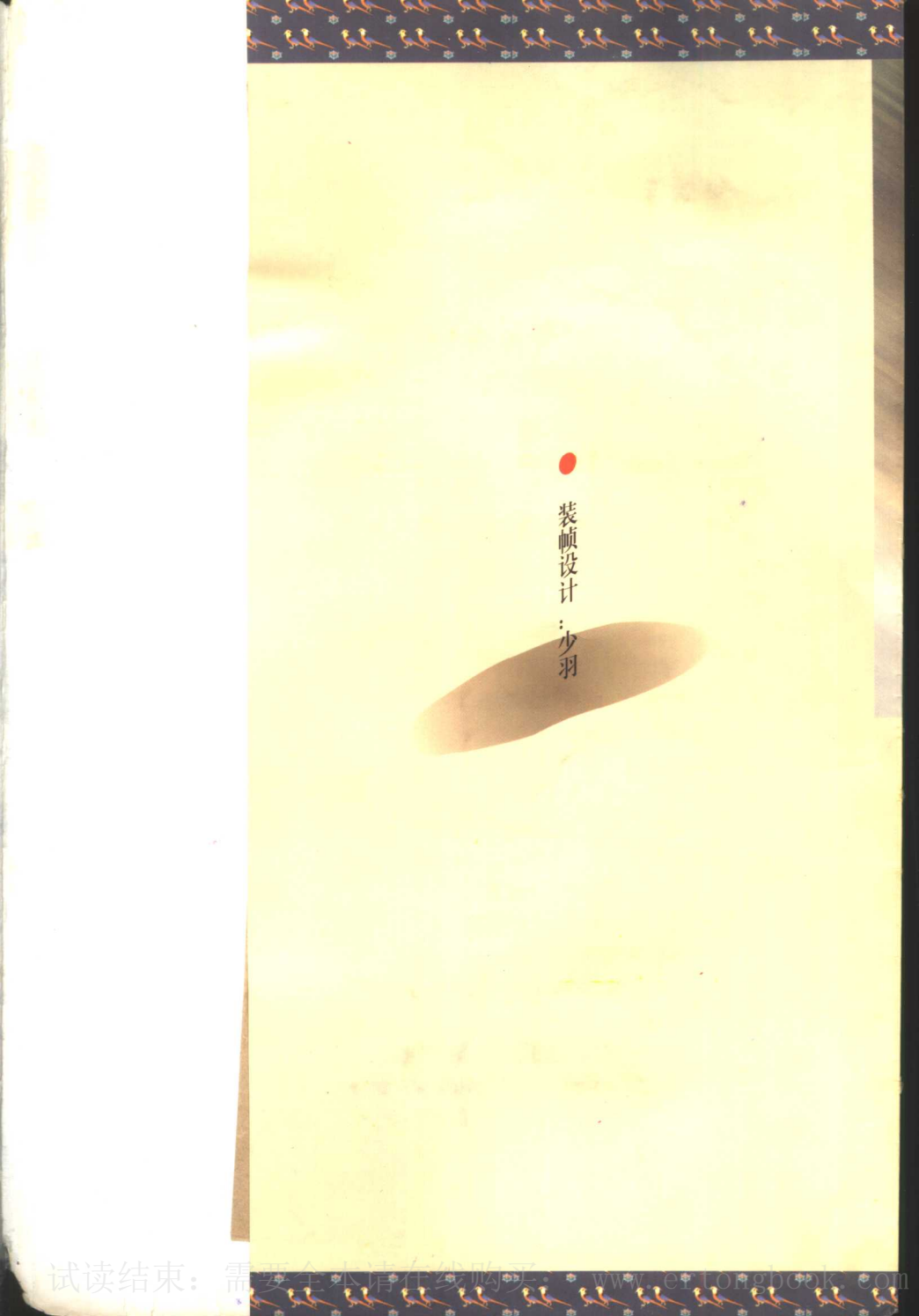
书名	风云传—两宋人物传奇
著者	台湾 孟瑶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丰华印刷厂
规格	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625 印张 378,000字
版次	1997年1月第1版
印次	1997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1318-3/K·111
定价	17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	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5-0055



责任编辑：  
张起良

司 1997 · 北京

(C) 6100 / 91



装帧设计  
：少羽

# 我怎样写《风云传》

孟瑶

那年，我正休假，便去美国探望我的大儿子。

美国的生活是忙碌的，孩子忙着上学，大人忙着工作，我被扔下了。长日漫漫，日子非常难打发。不久，我便乘着在加州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大媳妇的车，随她去了学校，也钻进了图书馆。加州大学的中文藏书是丰富的，二十四史，一部不缺。我便想起一向被我崇拜，却寂寞当代，受谤于后世的王安石。我的阅读重点便放在宋史上了。

积弱的宋代，面对频仍的外患，是难安喘息的。我们从在中学念中国历史开始，便背会了一场战败，便赔银绢多少万两匹的事实，每每对于宋代不满，且对这一历史包袱，有羞愧的感觉。年事日增，书念得多了些，渐渐地理解到，宋代是一个文化成熟的时代，更由于赵家天子厚待念书人，念书人对于赵天子的回报也是深厚而且动人的。那些念书人的丰华，那些念书人的光彩，至今光芒万丈，照彻士林。我怦然心动了，暗自思忖，我为什么不将这些人予以勾绘？何况其中还有我最崇拜的王安石？细加揣摩，这一幅动人的图画，非四十万字不能竟其功。而我已年过花甲，生命的夕照，已发不出多少光与热来支持我了。这样想着，便又嗒然若丧，却又像一夕初尝美味的饕餮者，放不下我创作欲望的筷子。于是我不断地鼓励自己不可妄自菲薄。多少白发人能埋头暗室，矻矻不休地使他的笔尖发

光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何况心目中的那一尊偶像王安石似又在无声地鼓励着：“动笔吧？为什么不写？”于是我又再度地凑足了勇气。翻书、做笔记、勾蓝图。终于，这一幅画面被我勾勒完成。想想，我多的是闲暇，可以细心地、忠诚地予以描绘了。

回国后，虽然又陷于授课的忙碌中，却也摒除杂务，珍惜着分秒，伏案作书了。一年多的漫长岁月过去，终于杀青。自己不仅享受了如释重负的轻松，且也终因一个大计划的完成而感到些些骄傲。润饰、誊清……以后，我想它应该步出斗室，迎接阳光了。

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创作，委实太庞大了，因为庞大，便为许多编辑先生所不喜。却终于得到联副编辑痲弦先生的青睐，使它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了。如今又看它将出书问世，就像一个孕妇期待她孩子出生似的，阵痛之后，呱呱坠地的日子，还会远么？

# 《风云传》导论

龚鹏程

中国历史虽长，真正值得探究的朝代并不多，而其中最应注意的则是宋朝。

这是一般看热闹的人所难以了解的。平常我们总是想到汉唐盛世的风华，想到明清的变局，或遥想先秦诸子的姿采，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玩味的时代，其影响亦皆下及于今日。这固然也不能算错，但却没有掌握到对历史关键时刻的认识。

中国的历史发展关键时刻，是在宋朝。

清人叶燮论诗，曾经说：“贞元元和，为古今诗运关键。后人论诗，胸无成识，谓为中唐。不知此‘中’也者，乃是百代之中，而非有唐之所独。后此千百年，莫不从是以为断。”见其《三代唐诗序》。意谓诗歌史可分成前后两期，唐朝中叶以前为一期，以后为另一期。其实不止诗歌如此，一切文化表现，恐怕都可以做类似的区分，从唐朝中叶以后，整个中国社会就逐渐转型变化，经五代之变乱，到宋朝，遂形成了一个与从前迥异的状态。除了诗歌以外，各个方面也都呈现着变异的痕迹：

△ 贵族政治衰微，君主专权代兴，国家权力及政治责任皆属于君主一人。

△ 君主权力日益确定并加强。唐朝以前，政治乃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。



△ 人民地位变化。贵族时期，人民辖于贵族；隋唐之际，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而直辖于国家，成为国家的佃客。中叶以后，代以两税法，人民居住权在制度上获得自由，地租也改以钱纳。王安石行新法，更确立了人民土地私有制，有低利贷款及自由处分其土地收获物的权力，又将差役改为雇役。这都使得人民与君主（或国家）的关系变得直接、相对了。

△ 官吏任用，由贵族左右的九品中正制，开放成为科举制度。

△ 经济上的变化。唐是实物经济时代，物价多用绢布来表示。宋改用铜钱与纸币。

△ 文化性质的变化。经学自中唐以后，一变汉晋传统，专以己意说经，北宋中期更发展出道学的新学术传统。文学亦转贵族式文学为庶民式文学，而下开话本、小说、戏曲之风。其他音乐艺术等亦皆如是。

由这些方面看，宋朝事实上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，确立了此后千余年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基本格局。在这个格局中，元明清诸朝虽亦颇有兴革，但均只能说是在框架内的变化，并未转出另一番新格局、新型态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“宋朝积弱”这件事，我们便会有比较同情的了解。这是个新生的世代，刚从巨大的动乱与转变中挣扎成形，一切也仍在发展与变迁之中，体气未充、骨骼未备、步履亦复蹒跚踟蹰。究竟该如何前进，内中殊多犹疑徘徊或冲突矛盾。而这也就是宋朝朋党政争之所以炽烈的原因。政争朋党，常常不是君子与邪佞小人的争执，乃是对于国政时事，究应采行何种方略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构想，以致起衅相争。但是，这种相争的形势，却为邪佞者提供了夤缘以用其私智的机会。

同时，君权日益确立而巩固，君主成为国家权力和政治责任之所归，宰相成了君王的私人办事员，虽仍名为“执政”，政治之权柄却实际掌握于君王手上。这时，传统上一种类似责任内阁制的帝制

体系业已瓦解，新的皇帝获得了权力，承担了责任，却还乏尽其权责之能力，欲遂使其权责，仍不能不委请执宰来负担，以致宰相和皇帝不再是分工且制衡的关系，而是联结一体的关系。狡黠者看准了这样的关系，包围住君王，获得君王的宠信，便可直接替代君王行使其权威，威作横行一番。宋代的朋党政争，最终流于小人对君子清流的全面迫害；其政治也终于落入“昏君——权相”的结构，均是在这一逻辑中形成的。历史转折时期的困顿、仓皇、稚弱及无可奈何，即在于此。

但中国历史经此转折而发展出的新时代，并不只有困顿与稚弱而已。宋朝社会经济的蓬勃，以及人民自主地位之提高，均非前代所能望其项背，科举制度所形成的社会阶层流动也远较唐代活泼（唐朝进士科举一科不过二三十人）。因此，纵使政治运作层面极不稳定，政治措施亦未必完善，整体社会活力却十分健旺。人在去除了身分和土地的限制之后，精神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，民间的活力整个冒起，故其庶民文化之兴盛，与秀异个体才性之发舒，一齐绽放进现，令人赞叹嗟美不已。

孟瑶女士长篇历史小说《风云传——两宋的英雄儿女》所要刻画的，就是这个历史的关键时代，以及这个时代的内在肌理。

小说从神宗变法写起。变法，其实不只是指神宗要改变宋太祖以来的旧法，更是指涉了一种与前行世代整体断裂的历史新情境。王安石勉励神宗要做尧舜，而勿以汉唐诸君为标样，正意谓着王安石已模糊地掌握了这个新时代历史变局的深意。天地重开，宋朝必须要深化中唐以来的社会变动，并配合这种变动，重新制法，以适应新局。

小说由此写起，即蕴涵一种历史的洞见，藉神宗变法以征象整个宋朝所处的历史变局地位。正是在此变局中，新旧势力以及对社会情状的理解与判断，形成了严重的冲突。小人夤缘以进，吞噬了理性应变以开新的精神。政治，便逐渐堕入盲目意志的流遁波衍之

中。帝王制度中所蕴藏的非理性因素，例如父系传承，女后虽贤亦不能正位，以致蕙弱者仅居政治边缘地位（像孟后），干练者或固宠擅权（像刘婕妤），或遭忌抗（像高老太后），都不能使政治走上坦途。皇位父子相继，单线传嗣，或皇帝不育，或嗣君不贤，也都会立刻使国家陷入危机。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宋朝也恰好倒楣，这些情况又都全部碰到了。

宋仁宗无子，以濮王子为帝，是为英宗。英宗薨，神宗已是少年登基了。又早逝，时哲宗才九岁，只得英宗高老太后垂帘。哲宗又仅二十四岁而崩，又无嗣，又只得请神宗向太后垂帘，并立了端王佶，是为徽宗，徽宗治国无方，贪于艺事，自居太上皇，让位给了钦宗。徽、钦二帝被虏后，国家无主，又由哲宗孟太后垂帘，再立康王赵构，即位为高宗。这一连串发展，使帝王传承制度中一切危险的因素都暴露了出来。或孤儿寡母，仓皇得承大宝，谋国无术，权臣得以垄断摆弄；或遽尔付托神器，而所托非人，遂致沦胥。整个国家，从理性的政策导向争辩开始，逐渐走向一个被权力的盲目意识鼓荡淹没的深渊，并永远地沉溺了。

小说结束于“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歌声中。暖风笙歌，是生命沉浸于松散、无目的、无指向的世界中，追逐感官的享乐。在汴梁的岁月，就是如此文恬武嬉，现在杭州的新朝，正要重复地走上这条绝路了。小说至此，戛然而止，历史的切片与隐喻，不言可喻。

这是一则失败的故事，也是一页悲伤的历史，阴霾沉重。但作者为什么命名其小说为“风云传”呢？

我想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。时代是困厄的，政治局势是令人哀伤的，权力意志与盲目意志正弥漫于空气之中，但人间毕竟仍有正气、理性、感情与温暖，这些东西，虽无力扭转整个时代的风气、改正历史的航道，但历史黑暗中闪烁着这些燧火，却永远使人鼓舞。小说中所真正要描绘的，就是这些仍能让人看到历史希望的人物。

这些人物基本上是一组组的：王安石、司马光是一组；苏东坡、琴操与朝云是一组；周邦彦、李师师、赵佶、燕青是另一组；李纲、宗泽、岳飞一组；赵明诚、李清照一组；韩世忠、梁红玉亦为一组。其中大部分有男女情爱之关系，有些则非，显现的总是生命之相互欣赏、知惜以及砥砺。

这并非处身乱世之中的相濡以沫，而是藉着恶劣的时代，来衬托出人间情义的可贵，宋朝之所以为宋朝，就是整体政局虽然乱七八糟，但这些民间迸发的生意生机，却仍然令人艳羡叹美。孟瑶刻意描写这些，似乎也有意藉此显现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历史观：虽然皇王帝霸、社会污乱，可是才子佳人、英雄烈士点缀乾坤，依然可观。

历史是悠长的，其事相也是复杂的，历史小说不是历史书，故它并不复述历史故事，它乃是选取一段“有意义的历史”，运用小说的情节，编织整理，使人得见历史的“精神”。

从这个意义看，孟瑶这本小说应该是极为称职之作。但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，也会面临小说和历史的对质。

历史学家对历史小说多无好感，谓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，实比全属幻设者更易混淆读者对历史的认知。如古人批评《三国演义》写诸葛亮之智而近妖，便是如此。

孟瑶对历史人物的处理，不至于如此，基本上她显现的即是正史上对于各个人物的形象叙述。但在史事的安排上，或许她别有考虑，不得不有些变造。

例如燕青、李师师、周邦彦、赵佶之间的情感关系，显然是揉和了多种记载，加以渲染想象而成。她赋予燕青极大的同情，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。可是她对周邦彦的描述，一般人就不易发现其中颇不乏“不合史实”之处了。

周邦彦押李师师而与徽宗拈酸争风的韵事，出于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下，但王国维《清真先生遗事》对此已有考证，谓彼乃浪子

宰相李邦彦，非填词的周邦彦，且徽宗微行，始于政和年间。政和元年周邦彦却已是六十五岁的老翁了。周邦彦在任大晟乐府提举官之后，出知顺昌府，徙知处州，罢官后提举南京（今河南商丘附近）鸿庆宫，卒时北宋尚未亡，小说写周邦彦携李师师偕隐，南渡后往游西湖云云，自非事实。

此外，小说极力强调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恩爱生活，而对明诚卒后李清照曾经改嫁一事完全略过，对于李清照夫妇生活中填词的状况，也着墨很多；但李清照于宣和三年赵明诚守莱州以前之词，其实都不知写作年月，不能编年。小说又谓赵明诚父挺之为新党，然挺之实为元祐宰相刘摯之党，其死后追赠官，落职，都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详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十二。又，挺之卒后，蔡京下令捕其家人，小说谓乃李清照写了一篇申冤诉状，感动了徽宗赵佶，家人乃得释回，亦无此事。

至于东坡事，所述失误更甚。小说第三节云苏轼丁父忧后奉命入京就史馆职，乃经长江三峡赴京。然苏轼此番入京实走陆路，与苏辙携家室经成都、阆中、凤翔，抵长安度岁。故小说藉此行铺陈苏轼与章惇同游，且在京遇王安石，歌中秋因未与苏辙同度而作之《水调歌头》，均不切实。又，第五节云王安石逐苏轼，奏请贬为杭州通判，其实这是苏轼与安石论政不合，自请外调的。第七节载欧阳修退休后的聚宴，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皆至，听苏轼唱《定风波》。其实，该词不作于此时，欧阳公退休后亦不居京；故苏轼于熙宁四年出京赴杭州任时，特去颍州拜谒老师。第十二节欧阳修卒，写苏轼在西湖忆及亡妻，填《江城子》，感伤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但此词作于熙宁八年，已离开杭州，在密州任上。欧阳修则卒于熙宁五年闰七月。十五节，叙述吕惠卿讦告苏轼诗中有违碍字句，幸得章惇解救事，亦不确。吕惠卿于熙宁八年已罢相，知陈州。苏轼因诗文讪谤朝政而论狱，事在元丰二年，亦即四年后。论劾者并非吕惠卿，而是台谏诸公。……

诸如此类不合乎史实者，有些是因小说的叙述自成脉络，不得不牵合数事并为一谈，故无法确实依据各个事件的年时地物来叙述。有些则是为了制造小说中的戏剧性张力，故不得不对史事有些移易改编。这在小说的写作上，是可以被容许的，但读者阅读时却不能不留意。毕竟，历史小说是针对历史事件进行小说家的“有意义之再叙”，它并不以完全复现每一件历史事实为鹄的，它旨在通过这些历史人物与事件，让读者了然历史变迁的原因与轨迹，从而获得对历史有意义的理解。读此书者，自不宜刻舟求剑，亦不可执筌而忘鱼，需知：从历史的关键时刻，窥探历史的奥秘与教训；从人物的典型中，树立我人精神的标竿，远比考证史事重要得多哩。

# 1

夜凉如水，寒透肌骨，不禁瑟缩。远处又传来击柝声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落下泪来。抬头望向四周，透过宫廷的金碧辉煌，真正看到的，却是一片空漠。是因为大行皇帝的离去，也带走了她的一切？

四年荣华，四年恩爱；也只四年荣华，四年恩爱而已，都如浮云梦幻一样地消逝。

她悄然起身，撩开窗帘，夜色像海潮，将她卷向了往事……

一连串的笑声，会是他么？蹑手蹑脚地向前窥去，他正藏身在花丛里。她装作不知道，轻轻地嗅着花香，赏着花色，有心喃喃地说：“这么美，这么娇，该是花中之王。”

“喂！”他像一只小老虎似的，从花丛里窜了出来。她虽然知道，也委实吓了一跳，于是变脸变色地道：“该死，你要吓死我，是不是？”

“真的吓着了？真的吓着了？”他望向她，倒先掉下了眼泪。

她羞他，他用手拭去泪痕，不好意思地背对着她。

“你吓了人，又不理人，是不是？”她撅起嘴，有心蛮横地说。

“你要我怎么样嘛？”他又回转身来，一副手足失措的模样。

“摘下那朵花，为我插上。”她命令着。

“就是你嗅过的那一朵？”他又满是笑容，伸出小手摘下花朵，为她插上，仔细看了看：“我说，你比花好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很开心，却有意问。

“你比花会讲话，你有好看的眼睛，又有会说话、会发脾气、会发脾气的嘴。”

“唉，你们两个小鬼在这里？”

“哦，父皇、父皇。”他俩立刻跪下了。

万岁温善地俯视他俩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万岁，就是他俩最景仰的大宋仁宗皇帝。

“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呢！”万岁俯身搀起他俩，又将她搂到怀里，又亲热地吻吻她：“阿曙说你有好看的眼睛。眼为心之苗，朕知道你是又聪明又能干的。来日，你帮助阿曙治理天下，好不好？朕有一天老去，会传位给阿曙。我大宋一统江山，交给你料理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、好。”五六岁的孩子，一点也不知轻重，一点也不知羞涩，如此泰然地便答应了。

“朕知道你会，你比阿曙能干，朕早已知道……”

一只野兔窜入花丛，惊碎了她的旧梦。她与阿曙都是儿时进宫的，都是在仁宗皇帝一双温暖的手下长大的。仁宗无子，从濮王邸选来阿曙，正是她刚过世的丈夫——英宗皇帝，也选了她。她姓高，父亲也曾做过节度使，她被选进宫的原因，只为仁宗的曹皇后——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，也是她的姨母——无出。她从小极得这位姨母的宠爱，携入宫中，长依膝下。童年，她与阿曙过着无忧无虑、青梅竹马的生活。但，浮生若梦，仁宗崩驾，他俩双双治国，却不想只短短的四年，他便撒手西去。仁宗皇帝曾说，将大宋江山交她料理，真是一语成谶么？这家国重担，竟无情地落向她一人的肩上？这以后……她蓦地一惊，告诉自己：“我们还有阿瑛，他即将登上宝座……”

“母后！”

她知道是阿瑛，忙着拭去泪痕：“是你？”

“母后还没有安寝？”

“你……也没有睡？”她伸手拉他到身边坐下，温和中满是抚慰与鼓励：“明日御极大典，有一些紧张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赵瑛（神宗）深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望向母后：“儿臣委实



惶恐。但觉两肩沉重，不胜负荷。”

“如今天下承平，一位守成的天子，难处在哪里？”她望向儿子，浅浅地一笑，却也满是鼓励之情：“想想太祖、太宗创业的艰难，你不觉得两肩轻松？”

“天下承平？”赵頊紧锁双眉，向母后坦露心曲：“儿臣深感危机四伏。”

“什么？”高太后兀自一惊，一扬眉：“危机四伏？”

“如今府库空虚，是一贫字；帅老兵疲，是一弱字。一个贫而且弱的国家，还不危机四伏？”

“天下承平，百姓不识干戈，原是社稷之福。”

“百姓不认干戈是社稷之福？”赵頊不觉激动：“我大宋自立朝以来，集权中央，北辽西夏，虎视眈眈；而我大宋百姓却不识干戈；不识干戈，会是社稷之福？”

高太后望望儿子沉重的颜色，不觉动容：“你以为……”

“我大宋臣民，习于眼前承平，其实已是燕巢于飞瀑之上，鱼游于沸鼎之中。如此危局，却少些先天下忧而忧的社稷之臣。”

“我朝厚待念书人，养士百年，人才济济，何以谓无社稷之臣？”

“嗯，有，”赵頊望望母后：“有一人名王安石，母后曾听说过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曾于嘉祐三年（1058）给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，颇多兴革卓见。”

“危言希宠而已。”高太后望向赵頊，坚定地说：“皇儿，记住：祖宗之法不可变。”见儿子颇不以为然的神气，便又接着说：“你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总该记得范仲淹吧？他曾于仁宗庆历年间上十事疏……”

“儿臣记得，”赵頊如数家珍：“一是澄清吏治，包括五事：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；二是强兵富民，包括三事：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；三是厉行法治，包括二事：覃恩信、重